

凌波展翅
◎张敏

歙县芳华酒店

◎郑从容

歙县芳华酒店
在县委大院上改造的酒店
因电影《芳华》而出名
成了网红打卡胜地

入住两天
也没有特别的感受
平滑的水磨地平
木质的门窗上了年纪
一点古朴的味道
扑面而来
像曾经的青春
停留在了那个地方

年轻时看《芳华》

不解其中意
除了现场的感动
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
再看《芳华》
我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那种迷茫中的抗争
冲动中的失落
平凡中的不甘
在时光的煎熬中
失去了光泽

蓦然回首
已年过半百
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
只留下逝去的痕迹

看得见 摸不着
我惊出一身冷汗
人生也罢
爱情也罢
是缘分交织而成的一张网
慢慢收拢
无法挣脱

往后余生
执子之手
悠悠老去
只愿
平淡一些
从容一些

黄梅天

◎韩明飞

雨打在黄熟的梅子上，润着果子的体温与黄晕，沿果沟流到果尖滴下来，滴出一个时节，叫“黄梅天”。黄梅天的注脚是连绵的“黄梅雨”，雨是普遍平常的天气现象，一经与时令鲜果组合，就有了唯一性且更具神采。据载，梅雨最早被记录在西晋《阳羡风土记》里，“夏至之雨，名为黄梅雨，沾衣服皆败涴”。阳羡即今天的江苏宜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作者周处更是位传奇人物，《晋书》中记载周年少时横行乡里，同凶蛟猛虎一起被乡邻视为乡里三害。后来周处入山射杀猛虎，入水搏蛟，与蛟恶斗三天三夜，乡人料定必死，额手相庆，周处却杀蛟生还，闻乡人相庆，顿生悔改之意，在西晋名家陆云教化下，“处遂励志好学，有文思，志存义烈”。周处是个极性情之人，《阳羡风土记》虽是记录风土人情的杂记，可不乏生动之笔，梅雨之外还称春雨为榆荚雨，称仲夏大雨为濯枝雨等等。

梅雨是天时地利气和的产物，长江中下游地势平坦，河流众多，入夏后，南下的寒带冷空气与北上的热带海洋暖湿气流在此交汇对峙，虽没有订立什么“澶渊之盟”，却自觉保持稳定平衡，握手言好，形成准静止锋面，带来一场场梅雨，从巫山下到黄海东海之滨，打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还有上海滩，湿漉漉20万平方公里。涨了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涨了汉江、赣江、钱塘江、黄浦

江，最终涨了大长江。润彻了长江中游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1.6亿亩耕地，是一场场大格局的雨。

雨水极有耐性地浇灌这块富庶之地，满目青绿饱含水分，比盛春更浓烈、更蓬勃，也更宽广，“空斋数点黄梅雨，添得芭蕉绿满庭”。云层时浓时浅、时黑时白，阳光时有时无、时强时弱，雨水时疏时密、时飘时注。绿树、绿丛、绿野、青篱、青藤、青畦、青苔，最大尺度展现各自的绿。生长是带着野性的，可又不自私，这绿意并不单属于个体，更属于生长，属于秋冬，属于世界，属于更远的明天。草木在绿里旺，瓜果在绿里香，收成从绿里来。只有这个时节才能见到那么多浪漫的绿、出奇的绿。听朋友说乡间雨话，那年端午节他回老家，惊异雨润的生长，在他父亲瓜地做了个观测游戏，在最粗的西瓜藤顶端插了根枯树枝作标记，翌日清晨一看，一夜之间瓜藤前蹿尺许。忆昔日老屋梅雨时，堂屋后壁忽然生出霉斑，雨歇，父亲用梯子架上屋查看，原来瓦楞草蔓生，宿根推移瓦片而漏雨。院子里有棵老枇杷，树下堆放着闲置的瓦盆陶缸，平日一堆呆东西，梅雨天活泼起来，杂草绕盆，野藤爬进了缸，竟有一只泽蛙不知从何而来，跳进撒子缸的积雨里鸣叫。内天井青砖地边缘铺上一层青苔皮儿，连用来接天水的毛竹檐沟上都长出绿茵茵的青苔。它们是来为梅雨助阵

的，还是梅雨在为它们谋局？不管怎么说，两者息息相关，梅雨一撤场，它们便悄悄隐退了。

梅雨是专注的，洒到哪儿，哪儿就成了一个白茫茫的水世界，江河湖渠，白亮亮的浪花，白花花的水流，白晃晃的鳞波，望哪儿，哪里都带着诗意，都市“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乡野“绿遍山原白满川”，江面“暮江深闭木兰船，烟浪远相连”……亭台楼阁，莽林草丛、绿地荷塘、街衢田野，还有无数的水珠、水滴、水线、水帘、水洼、水坑。现代建筑多半带有檐沟与落水管，看雨最佳的是古典式的秦砖汉瓦建筑，多少条瓦沟就有多少条雨线，齐头并进，在屋檐挂起白花花珠帘，随着雨势，晶莹的帘子或粗或细，忽缓忽急，风来掀一掀，仅是揭条缝看看屋里的观雨人。人在屋中呷口茶或抿口酒，桌上摆着一盆佐味的梅子或杨梅，听雨哗然，听乘兴跳到岸上来鸣雨的蛙声，看白亮的水铃铛满场飘，天空铅灰抑或半带深黑，光线说亮不亮，说暗不暗，眼前还有银白的雨帘与外界隔而不隔，人心极安妥。要是正好屋里养着一大盆白兰花，青叶间缀着玉色的花骨朵、微开的花儿，优雅香气带着湿漉漉气息飘散一室，香透了幽静时光。

梅雨飘过了夏至，洒进了小暑，听上辈人说要是蝉叫一天响似一天，雨后蝼蛄在土里吹长箫，就要出梅了。出了梅，一年之约就收场了，待到来年再相逢。

紫琅诗会

雨打荷叶

◎宋继高

心窗
片羽

忽听窗外有“噼里啪啦”的声响，推窗一看，下雨了，是雨打荷叶的声音。

关窗下楼，来到庭院，不远处的岱心湾大桥上，有路灯的光波照来。光波中，只见那雨洋洋洒洒从天而降，因为没有风，雨线是笔直的。雨不算大，因而落在荷叶上的声音有些优雅，有些平和，甚至有些暧昧。此刻是清晨五点多，我听听没劲，复上楼睡觉。一躺下，脑海中浮现去年夏天雨打荷叶的情景。

那是盛夏的一个午后，天空突然暗下来，天际有闷雷滚动，“雷阵雨快来了！”园子管家老陆提醒了一句，进屋躲雨去了。而我呢，有见雨而乐的习惯，出门包里、车上从不带雨伞、雨衣、雨披等雨具，若遇下雨，别人是屋里走，我则走向雨幕，任那雨没头没脑地洒在头上、脸上、身上，感到分外惬意、清爽和一种莫名愉悦。我期待着这个下午也来一场这样的雨，让我在雨中与荷叶同乐、同享、同感那雨的恩泽，最好有风，斜风细雨不须归，那是多么美妙的意境！这样想着，那雨说来也就来了，起初不急，也没有雷声相伴，打在荷叶上，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意，又像是好客友人，先来向我打个招呼。这个招呼也真没白打，刹那间，雨毫无征兆地急了，雷声也起了，雨线也粗了，风也来了，好一派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的架势。雨点一股脑儿地砸在荷叶上，犹如几百只战鼓一起敲响，波涛汹涌，万马奔腾。荷叶伴随着狂风声嘶力竭地舞动起来，可由于叶面过于肥硕，那舞姿既不轻盈也不优美，一如唐代体态丰腴的舞者，倒是雨打荷叶的那种声音，十分壮观震撼，使人立马想起宋代陆游的名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那雨声，如战鼓，催人横枪跃马；似狂涛，令人热血沸腾，有渴望奔赴战场的冲动，壮怀激烈，壮志凌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可今晨的这场雨，太过温和，太过缠绵，我渴望着一场暴风雨来临，好让灵魂在暴风雨中得到洗礼、获得新生！

天亮了，起床了，雨也停了。侄儿宋无名来了，我问他：“你说这几天苏州开启梅雨模式，要下好几天的雨，怎么今晨只下了一会儿就停了？”无名说：“你等着，这才开了一个头，接下来，不下个三天五天不会罢休。”

苏州市气象台2024年6月21日08时20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一场暴雨真就要来了，我开始期待！

21日下午3点多钟，暴雨如期而至。据说，早上已下过一阵，这是今天下的第二场暴雨。这场雨与去年的有点不同，它缺少了风的陪伴，风雨、风雨，没有风的陪伴，这雨下得有点儿孤独，一如特立独行的单身汉。这也好，落得轻松，我行我素，雨想干啥就干啥，这没有风的雨敲打在荷叶上，听起来，与有风的声音就是不一样，显得单纯、清新、简单多了，而有风的声音呢，雨借风势，打在荷叶上的声音，放荡中有点儿癫狂，肆意中又有几分豪放，不可一世啊！有风的雨打荷叶是三国张飞的脾性，无风的雨打荷叶恰似关羽的严谨威猛。今天这场无风的雨，正好可以让人独自享受雨打荷叶的无限美妙！所以，独处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之重，也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境界。当雨与荷结合起来时，它们就是一个整体。此时此刻，雨有了伙伴，而荷也有了显示自己存在的资本，互为因果，互相补充，成就他人。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们应学会在关联中寻找自己存在的位置，像荷叶接受雨打一样，坦然接受一切可以让我们成长发展的磨难、打击，并在这一过程中，让自己强大起来。